

喧嚣之地无风景。  
山川河岳一旦被“A”，喧嚣即刻而至，风景便降为背景。  
我的风景在我童年时的故乡。与其说风景，毋宁说是一个跟童年有关的梦。我曾多少次重新踏上故土，故乡依稀旧时模样，但不复我希冀中的风景。

在这个春天，在一个午后，在距我故乡 20 公里外的村庄，我邂逅了童年时的风景。这个村子叫洋汉村，地处高邮，紧靠宝应、兴化。这里的许多村镇名字含水，临泽、川青……典型的里下河水乡，与我的故乡契合。  
机会是另一城市的友人创造的，他们与洋汉村的朋友相约远足，邀我同行。一位名晓竞的女士因没有乡村生活经历，自然多提了几个问题，而我却不是合格的释疑者。我们走过几户农家，除看到月季红彤彤地开，又见一种三五株一簇的植物，齐膝的高度，怒放着红心白边的小花。晓竞女士问此为何花，我未加思索，脱口而出：“野菊花。”村里朋友扑哧一笑，纠正说是茼蒿开花。为掩饰尴尬，我随手抚过一棵植物的茎，让友人闻一闻香气，说是药芹；村里朋友简直要捂我的嘴，那是茼蒿！  
茼蒿，茼蒿也可以长这么高吗？我还不了解乡村；乡村对于我，还有很多秘密。

我们乘船。船码头是家用码头，须先进入一个农家小院，穿堂屋，走后门，再经过屋后一处菜地，这才看到船头抵着岸边，舵手已坐等了。船是老式机帆船，这种船在水乡仍大受欢迎，既可运货载人，又可提水灌溉。船速很快，转眼间，村庄已退后隐没了。  
这是一个水的迷宫，以大小河道为经络交织成的迷宫。河岸上，麦子青着；油菜脱去黄的花衣，也青着，籽粒饱满，相互支撑，密密匝匝；豌豆苗长在岸边，蓬蓬勃勃，分明看到小拇指粗细的荚；麦田的更深处是鱼塘，动辄数十亩、上百亩。这里人家养鱼有精养，也有粗养。鱼塘养鱼属精养，投饵；粗养是河面养鱼，撒些鱼苗，任它自己觅食，属自然环境下的家养鱼。  
许是机帆船的行进惊扰了鱼类，在船的两侧，波浪起处，不时

与友人一起游临泽镇，走过石板街，到了安乐寺街，向左转到安乐寺，我随口说了句向北了，一位朋友说是向东，因他在临泽生活过多年，我以为然。中午时分，回到石板街上，只见街面上半阳光一半阴，显示此街才是东西走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
回来之后，我打开网上卫星地图，一看才知临泽古镇区安乐寺街的走向既不是东西，也不是南北，而是东北至西南，经过度量得知偏东北达 32 度。难怪我至此方向感紊乱。  
我国位于北半球，千百年来人们根据实践，宜居住宅朝向是朝南略偏东，偏角一般不大于 10 度，这种朝向的住宅阳光充足、冬暖夏凉，甚而有“三世修个朝南屋”、“有福住得朝南屋”的民谚。而临泽这么大的偏角引起我的好奇。从本地文史资料中得知，临泽是古代移民聚集地，主要来自镇江和苏州，现在还遗存的京江会馆就是供原镇江人客居的。我立即移动鼠标将高邮、三垛、界首等临近乡镇及东台、兴化、宝应、江都、扬州、南京、镇江、苏州等临近县市的卫星地图逐一查看，发现只有镇江古老的润州区住宅走向与临泽惊人的一致，其余地方偏向都不大，因此，印证了临泽是镇江移民地的

时光荏苒，岁月沧桑，不知不觉父亲离开我已经十七年了。十七年中，我完成学业，结婚生子，安居乐业，送走母亲。每每在人生的重要关头，我总会想起父亲，总要仰望天空默默地对父亲说几句。如今，生活已逐渐安顿了下来，我也已进入了不惑之年，心头对父亲的思念却没有消停，几次想在纸上表达点什么，但又几次作罢。父爱如禅，想悟，又似乎悟不出什么；父爱如山，一提笔，便重如千钧。

父亲幼年得病，身体不好，还落下了残疾，但他性格要强。青年时期，他与同生产队的伙伴一起闾泥、扳罾，中年时年年养鸭。养鸭成了他一生的标志性职业，也成就了我們一家人一度时期的稳定生活。  
就在父亲艰难而又顽强地照顾着这个家庭的时候，他却因体质原因常年生病，40 岁多一点支气管炎就经常发作。而令我们几个子女痛心的是，他始终不能离开他的香烟，身体经常是好一阵坏一阵。尽管如此，父亲拖着疲惫的身体，每年喂养一趟鸭子，少则几十只，多则一百只左右，来补贴家用。  
在子女面前不苟言笑的父亲其实是个重感情的人。1991 年发大水，我家所在的村庄为全镇最低洼的地方，那年我刚高中毕业，也作为家里的劳

孟城驿

刊头题字:周 同 责任编辑:居永贵

## 在水在洲

□ 陈永平

远远的，有两只白鹭觅食。白鹭的羽纯白，辫子样的长翎亦纯白；细长的腿，在水中漫步，从容而优雅。待我们接近它们约 30 米时，它们轻盈双翼，与我们作同向飞行，飞到更远处降落、等候，再起飞。如此反复，似在引路。  
蝴蝶从河的右岸飘来。蝴蝶有自己的路线，不惧与我们在河中心相遇，经过时，它扇了一下晓竞女士的睫毛，按既定路线飘向左岸。左岸另有两只蝴蝶在豌豆丛中翻飞，它与它俩稍作纠缠，似乎在做礼节性的拜访，很快飘走了。  
河面忽然变得很开阔。白鹭将我们引领到此，轻盈地一旋，离开了。天空中横着一根缆线，被灰棕鸟整个占据；上百只灰棕鸟，无一例外面向船的方向，与我们对视；有几只灰棕鸟正热烈地争论什么，船从下方经过，争论仍在继续。船的左前方有一片凹进去的大水，水上错落地覆着野荷，荷叶尚未长成，仅是一个一个小圆，有些小圆已昂出水面。在野荷一侧，一条岔河的河口，泊着一条水泥船，船旧了坏了，失去运载的功能，船主往船舱里挑进河泥，栽上慈姑；慈姑的叶子已高出船舷，叶片翠绿油亮。  
我们登岸，沿一条土路踏青。路两侧是高高的白杨，一阵风过，“沙拉拉拉拉……”白杨林下，苜蓿、蒲公英、兔子苗、鹅儿菜都有自己一席之地。前头的友人突然停下来，指着坡面讨论。我趋前一看，是草莓，野草莓！起先看到的是两棵，往前几步，林下的大片土地都被草莓的叶子覆盖了，叶间点缀着草莓，颗颗草莓都泛着鲜艳的红。村里朋友告知，野草莓不是吃的。谁说草莓一定要食用呢？它就是来装点乡村的美景的。  
这是一场朴素的美的邂逅，它唤起我有关童年的回忆。乡间有美，这种美没法子包装，需要我们去发现。这里没有喧嚣，却生机盎然。

## 临泽住宅的朝向

□ 金飞声

记载，说明现在的临泽镇的住宅格局是镇江润州人构建的。  
在我国古代，要在异地复制相同的朝向不是难事，因为指南针早已发明，罗盘则将八方细分为 360 等分。住宅朝南是为了阳光充足，偏东是为了冬季阻挡西北风，那么镇江、临泽住宅大角度偏东又是为什么呢？这还得从天文地理中找答案。  
镇江与临泽均在北纬 32 至 33 度之间，冬至这天太阳落下的方位大约是西偏南 28 度。住宅朝向南偏东 32 度，那么前后檐墙指向西偏南 32 度，可以得出这样的住宅冬至时的下午北面的后檐墙都能照到太阳，这是朝向正南或略偏东的住宅所不及的，这就是润州及临泽先人的智慧和用心所在：冬季，在相同的建筑阳光比例下日照时间最长，在窄小的街道上积雪融化的速度也就快了；夏季，下午的烈日运行到北方，阳光被住宅本身遮挡，天井和街道上早早地进入阴影。  
有这么大的优点为何其它地方不效行呢？而且现在镇江、临泽的不少新建筑朝向也为正南，大约是受“席不正不坐，肉不正不食”的孔孟之道的影响吧。

## 父亲结

□ 王业星

力参加了村里组织的抗洪。那一年的洪水太大了，洪水漫上了堤坝，又靠蛇皮口袋装泥加了 50 公分的子堰。最后，雨还是不停地下，子堰也没办法再加了，镇政府下达了全村撤离的命令。那是一个悲壮的时刻，除少数村组干部外，其余的人都以生产队为单位统一乘船离开，撤到镇上一所学校内，家里的财产、牲口、家禽、粮食全部放弃。由于要尽可能地保住鸭，鸭是全家生活的全部来源，父亲和村干部吵了一架，固执地留了下来，并且把铺盖搬到了木头小鸭船上。在送我们母子三人上生产队的大船后，我无意中回头，看他眼里满是泪水。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幕，刻骨铭心。  
父亲终因日积月累的严重的肺病而过早地离开了，那一年他才 50 岁，是我刚上大学的那年冬天。父亲病重之际家书给我发来了一封电报“父病重速归”，我回去后看他躺在地铺上奄奄一息，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了，我忍不住掩面痛哭，父亲常年有病是事实，但没想到才三个多月的时间他的生命竟是这般的垂危了。病魔折磨着父亲，似乎不耗尽他的最后一点精力不罢休，三天假到我就回了学校。过几天父亲就走了，但家里人没让我知道，据说是父亲临走时交待的，怕我临考试了分心。我去上学后父亲曾写过一封信给我，嘱我好好上学，家里放心，爱护身体等等，这是父亲给我唯一的一封书信，我一直留着。  
这么多年一直忘不掉父亲。父亲身体不怎么好，却像山一样坚实地支撑着我们这个家，而我们就像山上的树木一样日渐长大。  
父亲让我一生感激，一生敬畏，一生怀念！

有鱼跃出水面。我们紧张而兴奋地张望，一会儿左，一会儿右，“欸”地一下，一条鱼蹦进了船舱！村里朋友想更热闹些，站在船头两边儿使劲，船边波浪更大，更多的鱼跃出水面，触手可及。

远远的，有两只白鹭觅食。白鹭的羽纯白，辫子样的长翎亦纯白；细长的腿，在水中漫步，从容而优雅。待我们接近它们约 30 米时，它们轻盈双翼，与我们作同向飞行，飞到更远处降落、等候，再起飞。如此反复，似在引路。  
蝴蝶从河的右岸飘来。蝴蝶有自己的路线，不惧与我们在河中心相遇，经过时，它扇了一下晓竞女士的睫毛，按既定路线飘向左岸。左岸另有两只蝴蝶在豌豆丛中翻飞，它与它俩稍作纠缠，似乎在做礼节性的拜访，很快飘走了。  
河面忽然变得很开阔。白鹭将我们引领到此，轻盈地一旋，离开了。天空中横着一根缆线，被灰棕鸟整个占据；上百只灰棕鸟，无一例外面向船的方向，与我们对视；有几只灰棕鸟正热烈地争论什么，船从下方经过，争论仍在继续。船的左前方有一片凹进去的大水，水上错落地覆着野荷，荷叶尚未长成，仅是一个一个小圆，有些小圆已昂出水面。在野荷一侧，一条岔河的河口，泊着一条水泥船，船旧了坏了，失去运载的功能，船主往船舱里挑进河泥，栽上慈姑；慈姑的叶子已高出船舷，叶片翠绿油亮。  
我们登岸，沿一条土路踏青。路两侧是高高的白杨，一阵风过，“沙拉拉拉拉……”白杨林下，苜蓿、蒲公英、兔子苗、鹅儿菜都有自己一席之地。前头的友人突然停下来，指着坡面讨论。我趋前一看，是草莓，野草莓！起先看到的是两棵，往前几步，林下的大片土地都被草莓的叶子覆盖了，叶间点缀着草莓，颗颗草莓都泛着鲜艳的红。村里朋友告知，野草莓不是吃的。谁说草莓一定要食用呢？它就是来装点乡村的美景的。  
这是一场朴素的美的邂逅，它唤起我有关童年的回忆。乡间有美，这种美没法子包装，需要我们去发现。这里没有喧嚣，却生机盎然。

记载，说明现在的临泽镇的住宅格局是镇江润州人构建的。

在我国古代，要在异地复制相同的朝向不是难事，因为指南针早已发明，罗盘则将八方细分为 360 等分。住宅朝南是为了阳光充足，偏东是为了冬季阻挡西北风，那么镇江、临泽住宅大角度偏东又是为什么呢？这还得从天文地理中找答案。  
镇江与临泽均在北纬 32 至 33 度之间，冬至这天太阳落下的方位大约是西偏南 28 度。住宅朝向南偏东 32 度，那么前后檐墙指向西偏南 32 度，可以得出这样的住宅冬至时的下午北面的后檐墙都能照到太阳，这是朝向正南或略偏东的住宅所不及的，这就是润州及临泽先人的智慧和用心所在：冬季，在相同的建筑阳光比例下日照时间最长，在窄小的街道上积雪融化的速度也就快了；夏季，下午的烈日运行到北方，阳光被住宅本身遮挡，天井和街道上早早地进入阴影。

有这么大的优点为何其它地方不效行呢？而且现在镇江、临泽的不少新建筑朝向也为正南，大约是受“席不正不坐，肉不正不食”的孔孟之道的影响吧。

级。每当她看到楼下的小婷婷由爷爷牵着跑，甚至背着走时，满脸惊骇，而后急切地问我：爷爷在哪里？有没有婷婷的爷爷好？  
每每于此时，我都会俯下身子告诉女儿，爷爷在天堂，和婷婷的爷爷一样好。从小到大，父亲一手拉扯着我。我总忘不了那一幕幕：一个佝偻的背影来回穿梭，时而到河堤砍芦苇，时而下田间劳作，时而回家做饭，时而侍弄菜园。尽管后来，父亲的身体渐渐衰弱，不能干体力活，但良好的习惯、坚忍的品格和济困扶贫的仁爱胸怀还是让我时时仰望。

父亲不会抽烟，不会喝酒，不会打牌，更不会呼朋引伴，觥筹交错。逢人办喜事，父亲总是蜷缩在某个角落。人到齐了，开始动筷子，父亲才挪到桌拐，一声不吭地吃菜。当别人举杯敬酒，父亲惶惶然，赶紧端起茶杯，以茶代酒，算是回敬。印象中，父亲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打盹。冬夜里，阳光下，坐在板凳上的父亲总是倚向南墙，合上眼睛，轻微的鼾声时起时伏。炎炎夏日，父亲就伏在堂屋中央的大桌边，无论外面多么吵闹，父亲都不为所动静静地睡着，直到有事，他才醒来，仿佛身边有个定时的闹钟。

父亲患有慢性气管炎，五十岁起就不能干体力活。于是，他把全部时间搁在料理家务上，从早到晚拣菜做饭，收碗涮盆，洗衣喂猪，典型的“家庭妇男”。农忙时节，缺少帮手的母亲只能披星戴月、早出晚归。父亲看在眼里，急在心头，但又很无奈，只得悄无声息地磨好刀，备好移钵器，煮好大米粥。尽管如此母亲还时不时发脾气。面对这些，父亲更是默然无语，打好水，盛好饭，任由母亲喋喋不休、絮絮

## 认清自我

□ 居吉荣

在人生的漫长旅程中，人们往往经历许多世事，有成功的骄傲，也有失败的苦恼，更有失意的彷徨。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从一次次失败和成功中吸取了教训，积累了经验，看清了自己，了解了自己，丰富了阅历。  
认清自我这是一种阅历。人生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经历，在经历中不断梳理自我，规划自我，特别是在意的非在意的，重视的不重视的，珍惜的抛弃的，此时你非常清晰，逐渐沉淀为一种厚重而深刻的经历。现在想起来，许多坏事都成全了好事，比如有人伤害了你，想到那是磨练你的心态；受了人家的欺骗，想到自己吃一堑长一智；有人中伤了你，那是砥砺了你的人格；有人背叛了你，庆幸自己发现得早；鞭打你的人，激发了你的斗志；斥责你的人，唤醒了你的缺点……

认清自我也是一种解脱。人生最好少一些不合规则或者不合情理的所谓攀比，因为有时盲目的“比”会让人迷失自我，丧失信心。人和人的各种条件基础是不一样的，背景、条件、能力、机遇等都不可能一致，而当看到这一面时，你就会看到自身的特点甚至是优势，你此时就明白了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，你就会一心往着一个目标去奋斗。  
认清自我也是一种生命旅程。人生几十年，或苦短或漫长或交织或困惑，每一天每一刻都要清醒地认清自我，特别是要把握住需扬需弃的东西。我是农民的后代，没想到上帝赋予我机遇，让我在皇城脚下走过了 33 年，回想起来感慨良多，虽然谈不上轰轰烈烈，功成名就，但还是得多失少，自己感到学到的、看到的、经历的东西太多，进步是显而易见的。譬如在新闻写作的道路上，我就是自己放大了爱好的兴趣，在这条道路上，历经坎坷，但仍以执着的心态去迎接挑战，在观察中发现素材，在学习中丰富自我，在失败中总结教训，日积月累，厚积薄发，从而不断地挑战自我，我的业余时间几乎都是在思考中度过，在爬格子中度过，乐此不疲，几十年如一日，我始终抱定比我成功的人多矣，比我出色的人更多，我只是平凡一族，为了事业、为了家庭、为了社会、为了尊严，也应该做些有积极意义的事情。

认清自我也是一种不断激励自我的过程。我是一个无背景可言的人，更谈不上有什么可依靠的资源，这种“一穷二白”的局面倒是好事。坦率地说，人说人的成功是情商加智商，在这一方面本人思考了很多，总是在不断地解剖自我，自己的优势，自己的缺失，自己的爱好，这时就会更加清晰自己的努力方向，从而不断激发自我。我的一生可以说是没有离开过一支小小的笔，也是一支小小的笔成就充实了我的人生，可谓“逸笔绘人生”。

认清自我的关键是要在“德”上做文章，厚德走天下。这就要求自身要踏踏实实工作，实实在在做人，不以事小而不为，不以事杂而乱为，不以事急而盲为，不以事难而怕为，把工作当事业，把事业当责任，用心做一个有价值的人，这才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境界，这才是看准了人生的方向，清楚了该承担的责任和应完成的使命……

## 仰望父亲

□ 俞永军

父亲去世的那一年，我女儿还没有降临人间。转眼间，女儿已经 10 岁，读三年级。每当她看到楼下的小婷婷由爷爷牵着跑，甚至背着走时，满脸惊骇，而后急切地问我：爷爷在哪里？有没有婷婷的爷爷好？  
每每于此时，我都会俯下身子告诉女儿，爷爷在天堂，和婷婷的爷爷一样好。从小到大，父亲一手拉扯着我。我总忘不了那一幕幕：一个佝偻的背影来回穿梭，时而到河堤砍芦苇，时而下田间劳作，时而回家做饭，时而侍弄菜园。尽管后来，父亲的身体渐渐衰弱，不能干体力活，但良好的习惯、坚忍的品格和济困扶贫的仁爱胸怀还是让我时时仰望。

父亲不会抽烟，不会喝酒，不会打牌，更不会呼朋引伴，觥筹交错。逢人办喜事，父亲总是蜷缩在某个角落。人到齐了，开始动筷子，父亲才挪到桌拐，一声不吭地吃菜。当别人举杯敬酒，父亲惶惶然，赶紧端起茶杯，以茶代酒，算是回敬。印象中，父亲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打盹。冬夜里，阳光下，坐在板凳上的父亲总是倚向南墙，合上眼睛，轻微的鼾声时起时伏。炎炎夏日，父亲就伏在堂屋中央的大桌边，无论外面多么吵闹，父亲都不为所动静静地睡着，直到有事，他才醒来，仿佛身边有个定时的闹钟。  
父亲患有慢性气管炎，五十岁起就不能干体力活。于是，他把全部时间搁在料理家务上，从早到晚拣菜做饭，收碗涮盆，洗衣喂猪，典型的“家庭妇男”。农忙时节，缺少帮手的母亲只能披星戴月、早出晚归。父亲看在眼里，急在心头，但又很无奈，只得悄无声息地磨好刀，备好移钵器，煮好大米粥。尽管如此母亲还时不时发脾气。面对这些，父亲更是默然无语，打好水，盛好饭，任由母亲喋喋不休、絮絮叨叨。一直以来，父亲都希望自己能减轻母亲的劳累，抚慰我们的心情。无论忙时、闲时，父亲总能做出一顿可口的饭菜。且不说鱼、肉等荤菜，更不必说山珍海味等名菜。单说家中的草鸡蛋，父亲就能以此为主，配出不少花样。刚开始韭菜炒蛋，而后虾米蒸蛋，再接着米葱煎蛋，再后来油炸荷包蛋，几乎一天一个样，我和母亲常吃常新。平凡的父亲虽然没传给我多少知识，但他坚忍（尤其是对母亲的忍让）的品格使我受益匪浅。如今，我也成家立业，生儿育女，我更加明白，这就是家庭和睦的“灵丹妙药”。  
父亲很同情贫苦的人，自己虽然不富裕，但还周济和照顾比自己更穷的亲戚，乃至陌生的人。我记得，很小的时候在江西，家里突然来了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年轻女子，一天到晚坐在房里，什么事也不做，父亲还烧肉、炖鸡给她吃。我很恼怒，平时，我都吃不到，她凭什么能吃到？最可恨的是，这个女子谁也不认识，父亲单凭一点，她是江苏的，是老乡。慢慢的，我从父亲那里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：这女子是自由恋爱，与母亲不同意，她就离家出走，四处流浪，辗转迁移，最终来到人生地不熟的江西，眼看着肚里的孩子一天天长大，走在乡间小路，看到奔腾不息的溪水，饱尝人间的酸甜苦辣，想一死了之。父亲、母亲看到了，把她带到家里，安慰她，照顾她。渐渐地，她的脸上有了笑容，直到孩子呱呱坠地。后来，她回到江苏，逢年过节，都会打个电话问候一声。尤其是当我们举家搬迁江苏，更是常常拜访，拉家常，叙亲情。  
如今，父亲离开我已整整十年。十年里，父亲时时走进我的睡梦中，他的点点滴滴，他的音容笑貌，他的良习善举，他的坚忍仁爱，总是让我仰望，让我怀念。